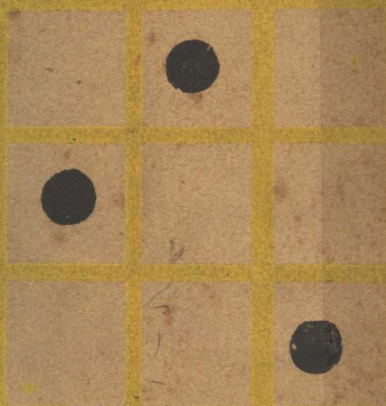


林房雄集

適夷譯



開明書店印行

林同班集

卷一

同班集

林房雄集

適夷選譯

開明書店

民國廿二年十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集雄房林”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原著者 林 房 雄

選譯者 適 夷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杜 海 生

印刷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五五號
電話掛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前記

「在我的墓石之上，

我不願有詩人的桂冠，

我希望的，祇是戰士的劍和盔。」

在林房雄的第二本小說集牢獄的五月祭的小序上，他自己寫了海涅的這幾句詩。的確，隨着日本新興文學運動的勃起，像彗星一般出現的這位作家，一開頭便展開了他的戰士的面目。

林房雄是他的筆名，原名是後藤壽夫。他在一九〇三年，生於日本九州的大分市。當他十二歲的時候，他的父親，一個帶着鄉民的敬愿和商人的放浪的小商店主人，終於把自己的鋪子倒壞了；在農村中借了一間搖搖欲倒的土屋，織着草鞋度日；他的母親，進了自己的鋪子倒壞了；在農村中借了一間搖搖欲倒的土屋，織着草鞋度日；他的母親，進了

繅絲廠做女工；他便背了父親手織的草鞋，到街上去叫賣。在他自己的述懷中說：「這樣僅能糊口的生活，繼續了十年有餘，我便喪失了我的一切幻夢。」但因他在學校裏的成績很好，所以在這樣艱苦的生活之中，也得到了受高級教育的機會，經過第五高等學校後，進了東京帝國大學的法科。

童年時代的窮苦的生活，很早的就在他的身中，培養了叛逆的血。在大學生活的三年之中，他是學生社會科學運動的最好的組織者，同時他開始對社會主義的文學運動，引起了關心和興味，在學校內發起了學生社會文藝研究會。一九二六年以東京帝國大學生爲中心而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藝術研究會，以及由這研究會的發展而創立日本普洛文藝聯盟，他都盡了很大的力量。當聯盟成立的時候，他當選爲第一屆執行委員。

一九二六年二月，在雜誌文藝戰線上，發表了他的處女作蘋果，就被認爲優秀的新進作家，與當時現身文壇的葉山嘉樹，並稱一時。同時他不僅是一個作家，對於文藝的理論方面，也很爲活躍，如當時開始提出之政治價值與藝術價值的問題，文藝大衆化的問

題，都有他參加的論文，一時與青野季吉並稱爲文藝戰線上的指導理論家。

隨着日本階級鬭爭的銳化，普洛文藝戰線上，發生了很大的波瀾，當時主持藝術運動的勞農藝術家聯盟，因爲政治的大彈壓，發生了右傾的動搖，一部分前衛的作家，都脫離了勞農派，創立前衛藝術家同盟，和機會主義作堅決的鬭爭，這鬭爭的主持者，便是林房雄和藏原唯人中野重治山田清三郎等。後來「前衛」又發展爲「納普」（日本無產者藝術家協會），「納普」又由革命的解體，擴大爲「科普」（日本普羅文化聯盟），日本革命的文化運動，作着震驚世界的進展，他始終在隊伍中，扮演了腳色。

他的作品，帶着敘情詩的濃郁，和近代性的明快，在許多日本新進的作家中，有着他獨自的風格。他非常大膽的，打破了從來文學上的型典，屢屢的脩着新的嘗試，而且這種嘗試往往得到相當的成功。他又把「意德沃羅基」開始打進日本「大衆文學」讀者層中的一人，他的中篇長篇作品，在通俗雜誌婦女雜誌的讀者之中，和菊池寬加藤武雄等同樣受着廣大的愛好。在日本普洛文學作品被譏爲型典化公式化的時候，林房雄

的作品是例外的，有着豐富的趣味性。

他的小說人物，大半是羅曼的克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也和他自己一樣，是帶着一種「新的道德的追求，新的正義的憧憬」而投身於革命運動的。同時他寫自由射手之歌中那樣的有閒夫人和摩登青年，是非常的能手，雖然他是意識地懷着憎恨，給他們以辛辣的諷刺和盡情的暴露，但他卻無意識地美化了他們的生活氣氛，結果變成了不是對滅落的指摘，而是對滅落的觀賞了。而且在他的作品之中，對於階級的敵人，往往人性的仇視，超過於階級的仇視，這將會無意識的引出改良主義的結論。所以在日本文學運動的健步的發躍之中，在創作活動方面，他已經不是一個代表的人物了。

這一點他自己似乎也非常明白，他常常稱自己是「缺點很多的人」，決定他的這些缺點的，大概是他的過早的成名，一登文壇便被資本主義的集納士姆（Tuenalism）養成一個「紅作家」的地位，浸沈在現代都會消費生活的氣氛中：「酒，戀愛，歌和跳舞，近代青年所欲望的一切，都和人一樣，甚至比人更強烈的有着」——這是他自己在小

說集都會雙曲線的代跋裏，所說的話。他甚至說：「我無視許多的批評，任意直書……我只不過忠實於『信任自己』這一句傲慢而光明的原則。」

所以雖然他是隸屬在無產作家的前衛營陣，但至少在最近這一過程中，他不過一個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最近他從二年徒刑的獄中出來，他說：「好，工作吧，諸君都知道，我是一個缺點很多的人，是一個時常動搖的人。但是缺點，動搖，每一個人都有的，這是不足羞恥的，最羞恥的事，便是怠工；同志們，我要工作，同我一道走吧。」自然，我們對於他也還值得期待。

他的著作，有相當多量，據譯者見到的，有無盡的畫帖（一九二六）、牢獄五月祭（一九二七）、鎖（一九二八）、密探（一九三〇）、都會雙曲線（一九三〇）、鐵窗之花（一九三〇）此外還有論文集、都會的理論（一九三〇）其他還有未單行的長篇。主要的作品，已有不少介紹到國際間，中國也有一些翻譯，如描寫牢獄鬭爭的牢獄五月祭，寫明治革命的密探，及寫礦工鬭爭的都會雙曲線，都是值得一讀的作品。

集在這裏的幾個短篇，是從他風格的各方面加以選擇的，在他的新穎明快的形式上，有不少值得我們的一讀。譯文盡可能的順譯，

最後，聽說林房雄自今夏出獄後，已發表了一個中篇青年，長篇藍色的寢室，這是多麼驚人的努力，大概這兩年來的日本文學運動的激進，一定會使這位作家，跟隨着大衆前進吧。



雄房林者著書本

目次

前記

百合子的幸運·····	一
繭·····	二三
凱府大劇場暗殺案·····	三〇
自由射手之歌·····	六
S半島的輿論·····	二三
剪髮的社會學·····	二五

百合子的幸運

一

百合子的父親是一個貧窮的公司職員。更說得正確些，正因為是公司職員，所以貧窮——整整的十二年，在九之內的高田織物公司裏服務，終於是變成一個穿破舊的西服，蒼然的老人了。

年老的公司職員，對於初開汽車的人，是最輕鬆的獵物。因此百合子的父親，也在服務第十二年第三月的發薪日下午，被一個剛領到開車證的大學教授自駕汽車，從背後撞倒，扛進醫院裏了。

醫院的院長，是大學教授的朋友，他爲了朋友的關係，把這老公司員的普通要三個月才醫得好的傷，很快的用一個月「醫好」了。受傷的託了這個福，在市外的小小的租

繅絲廠做女工；他便背了父親手織的草鞋，到街上去叫賣。在他自己的述懷中說：「這樣僅能糊口的生活，繼續了十年有餘，我便喪失了我的一切幻夢。」但因他在學校裏的成績很好，所以在這樣艱苦的生活之中，也得到了受高級教育的機會，經過第五高等學校後，進了東京帝國大學的法科。

童年時代的窮苦的生活，很早就在他的身中，培養了叛逆的血。在大學生活的三年之中，他是學生社會科學運動的最好的組織者，同時他開始對社會主義的文學運動，引起了關心和興味，在學校內發起了學生社會文藝研究會。一九二六年以東京帝國大學生為中心而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藝術研究會，以及由這研究會的發展而創立日本普洛文藝聯盟，他都盡了很大的力量。當聯盟成立的時候，他當選為第一屆執行委員。

一九二六年二月，在雜誌文藝戰線上，發表了他的處女作蘋果，就被認為優秀的新進作家，與當時現身文壇的葉山嘉樹，並稱一時。同時他不僅是一個作家，對於文藝的理論方面，也很為活躍，如當時開始提出之政治價值與藝術價值的問題，文藝大衆化的問

批評的舶來品。可是比這衣料更無批評的，是她的容貌。運命之神，給了她一對初開的野玫瑰似的晶瑩的眼，柔毛纖纖的白桃色的臉龐，在這臉上一張似笑非笑的天真的紅脣，和牡鹿樣的矯健的身姿。……百合子的臉貌和身姿，大概在她父親那老公司員的全部灰色生涯中，是唯一的美的創造了。

遺產，介紹信與美貌——這三樣東西，對於即求出世的少女，不能不說是充足的武器了。

可是讀者早已看見，對於百合子，這依然是靠不住的武器。全部遺產，既已縮小到一塊八角。

那末第二的介紹信呢？可惜得很，已經過了時候。在兩個月前，高田公司因為山之手方面市面發展，已隨着潮流搬到那方面的大街上去。

最後只剩了美貌，可是讀者呀，貧窮而孤零的少女的美貌，是……不，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因為百合子找到介紹信上的地址，沒有高田公司，發見這房子已經變了一家簡易

食堂，便茫然的站在丸之內森林似的大洋房和潮水似的汽車中。

可是丸之內的人們，是太忙了，注意到站立着的百合子的身影的，除了兩個例外，再也沒有一個人了。這例外的兩個人，一個是青年的公司員，一個是便衣的刑事偵探。

這青年公司員的心，也跟一切青年公司員一樣，是重要的陰鬱着。因為勞作，獨身和沒有愛人，他的心像舊鋼筆尖似的黑鏽着。所以他的注意力，常常被路上青年女子的短裙奪去。今天也一樣，被汽車追了，好容易跑到一所大洋房的轉角上的時候，發見了百合子的倩倩的孤影，他又被不幸的野心襲住了。

他停下一步來，舉手到帽子邊作了一個禮，正想給她說話。——讀者，我們慢些兒非難這青年的邪念，風化家這個行業，也跟醫生差不多，老是無爲的殺人。如果這青年公司員，能夠和我們的女主人公談得上，乘這機緣兩個人開放了戀愛的花，立刻在市外租錢二十二塊的房子裏，成立起新家庭來，這怎能斷定是孤零的百合子的不幸呢？你看，他不是有着健康，聰明和明淨的血色的皮膚，富於定能從生活的流浪之中，開闢自己的道路的

才能的，一個純潔的青年麼？

他舉手到帽子邊說了：

——小姐，恕我冒昧，你在找什麼？

百合子率直的望了望這誠篤的青年，於是，很高興地告訴了他，自己要找高田公司的話。可是這時候，發生一件意外的遭遇，把他們的機會，永遠地奪去了，這便是剛才就盯着眼看這兩個人的便衣偵探，突然跳了過來，抓住了青年的臂膀。

偵探把俘虜推到洋房的牆邊，喝着說了：

——嚨，幹得好事，你當着我的眼幹了什麼！

在鼓擁來的人羣中，他大聲地繼續着說：

——青天白日大路上，吊年青女子的膀子，好傢伙，到局裏去！

三

百合子深深的透了一口氣，眼看着被偵探拉去的青年的背影。看不出這樣樸實和